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五

圖書編

六經類

春秋下

魯史承經聖筆已前其篇章不知幾何仲尼于每歲特筆其有關名分者數條云耳餘則削之使其辭相屬事相比一展卷而大義了然非故簡奥辭旨俾人莫之測識然後知所懼也（學春秋叙）

朱熹曰春秋本明道正誼之書今人止較齊晉霸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喪矣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

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經生都不曾見國史學春秋

如載惠元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則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位之實可按而知此左氏敘事之備也若來賵仲子以爲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以爲大一統此公羊之明於例若母以子貴媵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見鄭伯之處心積慮在於殺弟此穀梁之精於義也若曲陳義例以大夫曰卒爲正則鑿矣啖人謂左氏曉事該博是做文章之人公穀却是不曉事儒者說道

理處不甚差此語良近之今合觀三傳之異同如僖公三年正月不雨左氏謂之不為災公羊謂之記異穀梁謂之勤雨各以己見自為一說皆不知春秋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之義也析觀三傳之乖繆如公羊謂求車求金為非禮而不知責諸侯之不貢也謂大閱大蒐為罕書而不知譏列國之僭王也穀梁謂秋蒐於紅為正而不知蒐本春田不可用於秋也不納子糾為內惡而不知讐敵不可得而容也左氏以狼之狩為禮而不知其廢國務而遠田獵也四國伐鄭以為圍鄭狄人入衛以為滅衛經何以不書圍與

滅也。至如仲子一也，公羊以爲惠公之妾，穀梁以爲惠公之母。子氏一也，公羊以爲隱公之母，穀梁以爲隱公之妾。尹氏一也，左氏以爲夫人，公羊以爲世卿。

舉此一二言之，三傳果可盡信否乎。後三傳而爲世所尊信，莫如胡傳。如春王正月，謂以夏時冠周月，在孔子不免生今而反古矣。以王不稱天爲貶桓，以桓不書王爲歸辠天子，是孔子以匹夫而黜天王也。滕本侯爵，因其黨惡來朝，故貶而稱子，是孔子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故得以擅黜陟諸侯之爵位也。

春秋自千稷灃淵兩會之外竝不書其故而至於盟會侵伐則絕無一書其故者非略也以爲其會在盟其侵其伐其戰既足以著其罪矣不必問其故也殺大夫必名亦有不名而但書其官如宋人殺其大夫司馬者亦有併其官不書如曹殺其大夫者此非略也以爲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義繫乎其殺之者則其殺也足以著其罪矣義不繫乎其殺者則不必問其爲何人與其爲罪無罪焉可也臣子至於推刃於其君父而春秋書某國弒其君某某人弒其君某者是弒之成也是春秋之所痛也人臣而

竊其君會盟侵伐刑殺之權是猶之漸也將也是春秋之所帮也周自東遷以前雖王室不競而權固在至幽厲而平徙岐豐之地委爲艸莽瀍洛之外聲教[illegible]絕矣蓋周之盛王道行頌聲作而其可見者莫如小雅蓼蕭湛露是諸侯之會同於天子者也彤弓是諸侯聽征伐之命於天子者也出車采薇是天子之所爲征伐而四夷不敢侵叛者也故曰詩亡而春秋作詩存上天子之權存詩亡天子之權喪春秋既喪之權還之天子所以接詩亡之後文宣而下則諸侯又不能自執其權而大夫擅擅矣三桓六卿七穆

孫寧魚華陳鮑擁兵樹黨而主勢孤矣蘇原仲而私交始矣作三軍舍三軍而魯權盡於大夫矣衎出奔孫陽州孫邇入彭城入朝歌入晉陽而大夫之爲禍烈矣蓋天下之勢愈下而春秋之治也愈詳桓僖以前列國之大夫惟特使而與魯接者則名之而會盟侵伐則大夫未有以名見者未救徐大夫特將也翟泉大夫特盟也春秋第曰人曰大夫而已不以名見也若此者非畧也以爲不繫乎大夫也又宣而下侵伐會盟大夫未有不以名見者雖溴梁之會其在君也而大夫盟書雞澤之盟君既盟也而大夫盟書若

此者非煩也以為繫乎大夫也不繫乎大夫雖莫吾隰朋狐偃衰之勲且賢未嘗以名見焉繫乎大夫雖步如欒黶荀偃高厚華閱則瑣瑣以名見焉不繫乎大夫雖其君不在而大夫特盟則亦弗詳焉翟泉是矣繫乎大夫雖其君在而大夫綴盟則亦詳焉溴梁雞澤是矣不繫乎大夫雖主師亦略而人之桓僖以前侵伐書人者是矣繫乎大夫雖偏裨亦牽連而名之鞍之戰是矣其弗詳大夫者以專治諸侯之為亂賊也其詳大夫者以併治大夫之為亂賊也說春秋者不達其義而曰人大夫貶也夫書人為貶彼黨閱

之爵以名見者乃為褒也耶惟曹薛滕許之大夫始終書人說春秋者曰小國無大夫非也夫此數君者且為人役之不暇而未嘗敢執天下之權也而況其大夫乎蓋不繫乎其大夫是以終始人之而弗許今曰書人為貶則曰齊晉諸大國之大夫偏受褒而曹薛滕許之大夫偏受貶耶侯犯南蒯弗租陽虎之徒出則大夫又不能自執其權而陪臣實執之矣墮郈書墮費書圍城弗克書竊寶玉大弓書得寶玉大弓書而春秋之正陪臣者又詳前矣故孔子欲往公山佛肸之召而曰吾為東周云者即春秋書墮費墮郈意

也是春秋之終也或曰盟葵丘盟踐土師於召陵城濮說春秋者以為聖人予之也今亦曰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而奪焉可乎曰是不然矣桓文之未出也權雖不在天子而諸侯亦未能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散桓文之既出也則權既不在天子又不在他諸侯而桓文獨盡得天子之權也蓋其權聚譬之主人有千金焉而竊之者十人雖金已不在主人矣然十人而人得百金焉猶未足以當主人也而竊之者一人苟一人而併千金焉則是疑於主人也權之散臣悖於主權之聚臣疑於主故較利害則權之散而

交鬬猶不若權之散而卒有所歸隨之屯曰隨有獲人隨而我獲之未害也而謂之內豫之坤曰由豫曰我致豫未害也而六五以爲貞疾故桓文者臣之凶而主之所以貞疾者也且桓文以前諸侯固有相朝者固有私盟會擅侵伐者未有聚中國而聽於一人未有十餘國而共攻一國桓文之興五年一朝三年一聘而諸侯之玉帛相率而走於其庭天子黼扆之前乃不得一人秉圭而北面者彼齊晉亦儼然諸侯之朝已而終其身未嘗一涉天子之庭也衣裳之會兵車之會未嘗有一介請于天子也曰會於某盟於

其是聖人以諸侯授之齊晉也夫王室之不競也諸侯既已盡折而入於齊晉矣聖人不能挈而還之天子也其又推而授之以益其逼也邪。春秋所夷者吳與楚楚之先鬻熊爲姬文師國於江漢之間而太伯委以臨吳益皆神明之胄矣荆人不道間周之亂革子以王叢號上國吳亦相効而王是亂賊之由也是以春秋夷之如斷獄之家吳楚則功意俱惡齊晉則功遂意惡功意俱惡故聖人顯誅之顯誅之故其辭直如卒不書葬君臣同詞之類凡皆直辭也功遂意惡故聖人陰奪之陰奪之故其辭微。如邢遷於儀夷城

葵丘狩河陽之類凡皆後齊也春秋始書荊入蔡以獻舞歸蠲𥄳之勞已見桓文奮而起之春秋書荊入蔡此霸之未興而楚獨中國之始春秋書伐于厥貉此霸之既衰而楚窺中國之始蓋桓起於海濱而所從者宋衞陳蔡皆弱國故謀之十餘年結江結黃連十二國之師而後能服楚於召陵文據表裏山河之固而所從者齊秦皆勁國故反國一年僅連三國之師而遂能克楚於城濮一戰而殺其專兵之將然晉之克楚也得策於結秦而晉之不競於楚也失策於讐秦自殽之役而秦晉構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

戰令狐戰河曲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強援自生一強敵失一強援則其氣力不完強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略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橫者殺之役實然說春秋者乃曰殺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夫楚莊者又蠻酋之雄耳而遠交秦巴近攻陳鄭則是晉之讐秦非特生一強敵乃又借盜以兵也春秋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而楚之謀益狡矣書楚子圍鄭而中國虎牢之險淪於夷矣書宋人及楚人平而南北衡矣天下之勢一變也雖然于時諸侯未敢公然附楚也晉猶未有甘心以諸侯委之楚也

踐之盟謂之同盟蓋諸侯猶惴晉人知之也弭兵之說倡而南北之從交見於是中國諸侯公然朝楚申之會空中國而聽焉齊晉之所連以扼楚者今楚人連之以扼中國矣申之會諸侯獻六王之禮宋之會虢之會長楚於晉則是諸侯甘心爲夷後而晉人甘心以諸侯委於夷也天下之勢又一變也至於吳越交兵而夷禍極矣書伐郯入州來會黃池入吳而春秋所以治夷者又詳矣是春秋之終也 讀春秋

人主

盟不書日一也或以爲渝信或以爲危爲美何不同乎蓋以過時而日隱也當時而日危之也然過時而

隱直指齊桓言之彼將公子爭國危之隱之可也衛穆宋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亦過將書日果何可隱而宋穆之日葬又何可危乎公子益師卒左氏謂公不與小斂明矣而皆書日公羊曰遠也然公子亟亦遠矣而亦書日穀梁曰惡也季孫意如亦惡矣而亦書日何歟胡氏則又皆以爲非而歸諸恩數之厚薄焉然得臣之於宣公非薄也意如之於昭公非厚也而皆得書日又何歟所以益師之卒不日四家各持一說惟程伊川曰其不日者古史簡畧日月或不備而春秋因之是也如莊三十一年春築臺於郎夏

築臺於薛秋築臺於秦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凡幾閱三時而大功繼興也宣十五年秋螽冬蝝生見連三時而災害薦作也莊八年師次於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還見閱三時而兵勞於外也不於書時見之乎如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見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見閱九月而後雨也不於書月見之乎如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見八日之間再見天變也辛未

取郜辛巳取防見旬日之間取二邑也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則見其災餘為不敬己丑葬敬嬴庚寅克葬則見其明日乃葬為無備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則見魯人先晉而後衛己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見晉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凡此之類不於書日見之乎此而觀之年時月日其關係於史者如此而已若以日月係春秋書法之褒貶則皆諸家臆說也於穀鄧書名則曰貶其朝弒逆之人矣紀侯獨非朝弒逆之人乎而書爵則為之解曰志不朝桓也於宰咺書名則曰貶其賵諸侯之妾

矣蔡叔獨非期諸侯之喪者乎見其書字則又曰罪在天王而無貶也於滕薛書爵則曰先朝隱而褒之矣滕朝桓降侯稱子謂其朝弒逆之人也何貶一人至於歷代子孫皆莫之宥乎見季札書名則曰爲其辭國生亂也泰伯夷齊非辭國者乎楚一也始書荆繼書楚已而書子吳一也始書吳繼書吳人已而書吳子于以見夷狄之寖盛矣晉暈鄭宛詹始也大夫猶不氏其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鄭段陳佗衛州吁始也皆名其後則雖弒君之賊亦有書氏者于以見大夫之漸強矣始也曹莒無大夫其後則曹莒皆有

大夫于以見小國之大夫皆爲政矣始也吳楚之君皆書人其後則吳楚之臣亦書名于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矣諸侯在喪稱子有稱子而與會伐者于以見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小大爲强弱矣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于以見諸侯皆緣目前之利害而不復用周班矣幽之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會世子長于小國之君于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意爲重輕而無復禮文矣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于以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

其非矣天王諸侯之名分不可亂諸侯無改元之禮而以侯國之元冠於春王之上必非孔子所改定也要皆史氏舊文孔子不過據其事與文而直述之首書魯隱之元而復書春王正月何也蓋魯國之史其所書者實列國之事也匪天王曷足以統之哉以夏時冠周月者則以周雖時月俱改而孔子欲行夏時故於周所建之月自子迄亥爲一年乃以夏人所尚春夏秋冬之序加於建子起歲之月矣殊不知三代雖異建而時月未嘗改也盍觀諸三一日篇之詩乎以周之時訓證周之時令不亦可乎七月流火之詠諸

儒皆以爲周公訓告成王乃夏后氏之彝俗故其時月皆夏后氏之時月也且勿之論矣如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云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若以爲時之改也則建丑月爲仲春矣安得日之遲遲木之萋萋乎建寅月爲暮春矣安得來牟之麥迄用康年乎信乎時未改也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日月方除日月方奧云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冬日烈烈若以爲月之改也則建丑爲二月矣寒暑安得兩分日月安得方除而方奧乎建卯爲四月矣巳爲六月矣

卯月可以爲夏。巳月安得暑之遽徂、五六七月安得日之淒淒。八九十月安得日之烈烈乎。信乎月未也若又以爲時月之俱改焉是以逆天違時加武罰矣何也時月一改則木屬子丑寅火屬卯辰巳、金屬午未申、水屬酉戌亥、若以爲夏時冠周月是以亂賊之尤加孔子矣何也在諸國雖奉會盟侵伐之典僭刑賞生殺之權猶未敢改周正朔。孔子乃生今反古。行夏之時使周王之時訓至此盡變易之矣。國君初立必書即位、繼弒則不書、有不書何哉。三傳謂隱有讓桓之志不行即位之禮故不書隱實在位十有一

年。安有始焉不即位而可在位以秉其君國之政乎。又安有不即位而可以改元者乎。胡氏乃謂内無所承、上不禀命、則不書。考之魯十二公、均之不禀命也、何獨於隱而責之深乎。列國諸嗣君即位、曾有一人請命天王者乎。或曰隱公攝也、故不書即位、且以攝之義言之、凡國君必上告祖廟、下臨百官、禮居喪不祭、以嗣王雖在廟而不敢自祭、故冢宰攝而祭之耳。苟無祭主、爲誰而攝其祭乎。禮嗣君居喪、三年不言、百官總已以聽命於冢宰、以嗣君雖朝羣臣而未有命戒、故冢宰攝而命之耳。苟無嗣君、爲誰而攝其朝

乎。伊尹之攝以有太甲在桐宮也周公之攝以有成王在襁褓也隱公在位告廟臨臣稱之邦人曰魯君稱之異邦曰魯侯書之史冊曰魯公乃謂之居攝不書即位吾不知之矣或曰隱之攝將以讓桓之嫡也據古禮諸侯一娶九女苟元妃卒則次理內事惠公既有元妃孟子矣仲子不過因其手文而惠公自立爲夫人耳仲子果可以爲嫡乎仲非嫡母桓可以爲嫡子乎如此則隱爲庶長矣隱雖有讓桓之志安在其爲攝乎況隱謂之攝矣莊閔僖俱不書者何也在莊則以爲君弒而子不忍行即位之禮在定則以昭

公喪未至猶有說也而閔僖止謂之不請命焉在桓宣弑奪之人均之未請命而猶得書也何獨於閔僖而過責之乎宣公本為弑君者所立亦書即位乃曰書之以著其自立之罪則愈不通矣或者又曰舊史皆書而不書者孔子削之耳弑逆如桓如宣皆莫之削而何獨求備於隱公數君也蓋一年不二君嗣君逾年始改元者禮也但國家事勢不一或有舊君薨而嗣君遽即位者未必人人即位於改元之正月也或即位於元年正月者則書之或即位於君薨之年者則不書亦一也觀定公已書元年至六月始書即

位亦可證矣且書與不書皆舊史之文也孔子何所庸其意見而獨削夫隱閔僖三公哉經于列國書爵書人不一而足諸傳則以爲書爵者褒之也尊之也然同一楚子伐鄭在宣四年則謂特書爵以予之也宣九年冬便謂書爵見其暴陵中華宣十年冬則謂書爵乃直辭不以楚爲罪蓋書楚子入陳則謂楚子能討賊書楚子入徐則謂書爵非予之也以不誅誅之也即[illegible]或以爲褒或以爲貶或以爲無褒無貶他如桓十年冬書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乃謂稱爵以著其罪則書爵一也何褒貶誅罪如天

淵之相懸乎經文書人諸傳皆以爲貶如齊人侵我四鄙楚人滅夔楚人圍宋其貶之也明矣然楚人殺夏徵舒則曰人衆也人人得而誅之也荆人來聘則曰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此又以書人爲予之之辭爲諸侯薨大夫卒禮也春秋于魯君皆書薨於列國君皆書卒列傳謂書薨尊魯君也書卒貶諸侯之失臣道也此皆舊文未暇悉論然魯君令終曰薨而被弑者亦書曰薨何哉傳者謂其諱國惡也且曰均之爲薨而其文各不同如莊公正終則曰公薨于路寢曰葬我君莊公是薨必有其地葬必有其時也隱

非正終則曰壬申公薨而葬亦不書閔公亦然似乎得其情矣然桓公弒也曰公薨于齊不有其地乎曰葬我君桓公不成其葬乎可見書地書葬亦不足爲定例矣蓋春秋魯史也在魯國且然又何疑于列國之卒葬邪魯國臣子固當諱國惡矣而列國之諱獨非其臣子之責乎况弒多由於嗣君權臣不以實赴故列國不以弒告而魯亦據其所赴告者書曰卒。然則史以卒書者不能改舊史乎知此則知列國或有雖弒而書卒者皆舊史也如趙盾許止書曰弒者亦舊史也隱閔本弒而書薨豈特魯爲然哉如楚子

蔡齊侯陽生鄭伯頑本皆被弒而不赴告故史皆因其赴告而書卒耳滕子來朝謂魯桓弒逆既不能討乃先鄰國而朝之故聖人削其侯爵而降之爲子辨者有曰滕朝桓罪其身可也何爲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而以一人罰及後世哉又曰本時王所黜也然使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必作矣果如其言豈獨滕乎薛本侯也至莊始書伯何也杞初稱侯至莊稱伯僖時稱子文時稱伯襄時復稱子又何也况杞之初本公爵耶殊不知當時大國不過公侯之爵在小國不敢與之抗且不敢與之等故咸自降損以朝會

大國求免其侵伐之辱耳況貶損則儀物亦減如子産曰鄭男服也而使從甸服之貢所以恩其不共也滕薛杞之降得非自降以求其禮之殺邪孔子刪書止存百篇刪詩止存三百篇定禮止存三禮而已未嘗於古人詩書禮樂加減一字也何獨於春秋而疑之蓋孔子之意只是關繫就簡爲天下萬世存其經常不易之道故於易書詩禮只是有減無增所以爲萬世之經也一部國風中間多少出於當時閭巷婦人女子之口然孔子亦只是刪其無關風教者却未嘗於婦人女子之詩增損一字嘗因史官曾婦人女

乎之不若乎。既曰凡桓文之盟不日，雖公會不日矣，又曰凡晉主夏盟桓日而晉又非主夏盟者乎，既曰內離會不月，外會公不月，必參會後月矣，又曰凡魯桓之會皆月，而桓之會豈皆參會者乎，既月內外侵伐皆不月矣，又曰凡魯桓會伐皆月，果諸侯之惡獨魯桓爲甚乎，且曰桓之盟不日，信之也，莊二十三年十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何爲而日之歟，葵丘之會盟既曰書日以別之矣，而首止甯母何爲而不日之歟

春秋大旨

春秋春王正月圖

據胡傳此春乃夏正之春也，在周正本爲冬，孔子欲行夏時，故冠以夏正之春。

據胡傳此正月乃周王之正月也，在夏正本爲十一月，周以建子爲歲首，故以十一月爲正月。

春王正月

據陽明先生，周本改時，故時冬爲春。

據陽明先生，周本改月，改十一月爲正月。

夫以胡傳爲是也、孔子雖得遂其行夏時之志、而實已冐乎生今反古之愆、以陽明先生之說爲是也、孔子雖得逭乎擅改正朔之非、而亂臣賊子知所懼然武王周公何有於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愚二說俱未當也、何也、時未改、月未改、以子爲歲首者、止以新時周之命、而使臣民之朝賀、則以十一月爲首耳、其所以順天道、授民時、商周與夏一也、前乎周、爲商之建丑矣、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朔、不可以證商之改歲未改月乎、後乎周、爲秦之建亥矣、月令十二月數將幾終、歲且更始、不可以證秦之改歲未改時與

月乎、至於諸儒、又毎以前漢曆律志爲據、嘗讀漢書
文帝二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
樂、又二年春正月、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
夫漢初承秦至、武帝始改正朔、苟以籍田耕於正月
之春、草木生於二月之和、二詔爲可信也、則又何待
武帝之改。賈逵之説乎。春秋春王正月圖說
夏小正者、夏后氏之書、孔子得之杞者也、夏建寅、故
其書始于寅、周建子、斯改歲于十一月、而授民時、巡
狩蒸享。皆與夏時同、故其書始于立春。易說本攷訂月
夏正建寅、不必論已、殷正建丑、如伊訓惟元祀十有

二月乙丑、大甲中惟王祀十有二月朔、即此觀之、舉元祀王祀、而止云十有二月、固見殷以建丑爲歲首而其未改時與月也、不從可證乎（書證未改時月）

邠風七月之詩、周公作以訓誥成王、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傳謂七月爲夏正七月也、其果然歟、蓋火流于七月、衣授于九月、葽秀于四月、蜩鳴于五月、霜肅于九月、場滌于十月、雖欲不謂爲夏時焉、不可也、抑知周之時月、其即夏之時月乎、蓋周正建子爲天統、是特改乎歲焉耳、其與夏商有不同者、謂其改歲不同、非謂改歲即改乎時與月也、小雅六月章有曰六

月棲棲戎車孔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十月之交章有日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使周果改月則六月乃夏之四月十月乃夏之八月也四月即不可以興師而八月日食即為日月之吉凶乎。小明章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是日月方燠離歲寒暑非夏正建卯之二月亦不可至于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日未改時與月也又不待訓釋而自明矣。詩證不改時月

周禮一書周家之憲章也孔子志在春秋而行事之

實見諸春秋所以書天時書王章其書法一本之周
禮豈徒有見於六官之首必稱惟王體國經野使萬
邦曉然知天王之當尊而著為春王正月之書法哉
即如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如中春晝
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如禁仲
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如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觀于
此則周之時信未改也不然冬至當在九月夏至當
在三月中春當在十一月矣周禮未改時而春秋所
書之春非即周禮之春乎如冢宰司徒司馬司寇皆
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教政刑于邦國都鄙乃縣治

發政刑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歛之觀于此則周之月信未改也不然則正月當在夏正建子之月謂之始和不可也天官冢宰篇凌人掌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春始治鑑若周果改月則十二月爲夏正十月矣安得有氷可斬也若周果改時則建子之月即爲春矣又何行春始治鑑也或曰先輩謂周改時月其所據者亦禮記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斯言出于雜記豈亦可徵而可信矣曰明堂位非禮記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

周公于大廟是六月謂之季夏則七月非仲夏日至不待辨也況七月而禘乃云孟獻之所爲則獻子之言又安足信哉（禮證未攷時月）

周惠王以惠后之愛欲廢太子鄭立王子帶而小白親率諸侯會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此正天下之功也至重耳敗楚未幾已致天王于踐土則與首止之盟異矣及惠王即位襄王以叔帶之難懼不得立使告於齊小白於是率諸侯以謀之此定王室之功也至重耳會温未幾又盟王人于翟泉則與洮之盟又異矣小白盟會諸侯八然後有陘之師則先禮義而

後征伐也、重耳以兵革威中國、故未嘗盟會諸侯、有城濮之戰、則先征伐而後禮義者也、小白之服楚、先侵蔡以示其威、又次于陘以耀其衆、及楚畏服遣師乞盟、於是結盟而還、未嘗接刃、則志在於全師而已、及重耳戰楚城濮、則先侵曹伐衛、及大蒐曹伯、畀宋人以怒之、然後合四國之師、一戰屠楚、兵革之威疾若風雷、則報楚之功、異小白矣、小白盟楚之後、楚雖不敢憑陵大國、而滅弦、圍許、滅黃、伐徐、連歲侵軼、不少衰止、至重耳一戰敗楚師、不見經者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楚患、而服楚之功、與小白又異矣、小白

之伯也諸侯不服因嘗侵伐之然不過伐其國之人臣、使諸侯自懼而後已故莊十七年執鄭詹鄭伯遂同盟於幽、僖四年執陳轅濤塗陳侯遂盟于首止、此皆不嘗執諸侯也至重耳則執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以助元咺、而曹衛兩國終不與其盟會則其所以服諸侯者異矣小白之伯也伐戎者二救諸侯者四城國者三雖不能盡成其功然驅攘夷狄救恤災患、其於諸侯亦不可謂無功也至重耳則戰楚之外不復有攘救之功、故三十年狄侵齊而晉侯不能救三十一年衛遷帝丘而晉侯不城、則其所以勤諸侯者

又異矣。夫二伯行事載在春秋，其相戾如此，竊嘗究其心矣。方小白之伐楚，非不欲戰也，然當春秋時，諸侯恣橫，干戈相尋，殘民暴骨，不勝其患。小白主伯，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故端委正笏，雍容壇陛之閒，兵革不施，而諸侯已喻其志。又況當時楚雖侵強，其患尚小，不過侵擾鄰境若蔡鄭諸國而已。及齊侯一出，楚既畏服，則召陵之師，盟而不戰，小白之心也。然自是以後征伐以誠輔翼以信結，故自齊伯而楚之驕暴莫敢當，伐宋入國，執天子上公，脅制諸侯，使束身從己，齊魯之君俛首帖耳，受命下

吏、無復憖色、中國之風、幾爲夷虜矣、故重耳之興、尚懷仁厚、不耆兵威、則何以折楚、以懲艾諸侯哉、然則晉之伯、又不得不用征伐也、雖然小白之會止致世子、重耳之盟、乃召天王、其尊之輕重、與其心之譎正、固不待較而明矣、雖然循流究源、則小白之罪、又加於重耳、何則春秋之作、爲尊王也、當周之衰、諸侯跋扈、陵傲天子、君臣之禮、掃地殆盡、所賴於振興者二伯而已、使小白主伯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以令天下、則重耳雖不臣、安敢致天王哉、惟小白不朝京師、致王世子、是以晉文得侈其惡無所嚴憚、論春秋之

義則小白之罪誠過於重耳矣嗚呼賢如二伯且以尊周之名而忘其實況當世諸侯哉孟子謂三王之罪人諒矣（二霸論正）

趙以無辭伐國駁號爲人杞伯以夷禮來朝貶爵稱子虞班晉上惡貪賄而先書楚長晉盟譏無信而後列此論人倫臧否惟道而行是也奚爲齊爭楚國有弑君各以疾赴皆書卒（[illegible]）歟齊荼楚麇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illegible]禍出當壽而春秋皆捐其首惡捨其親弑反歸罪於乞比[illegible]

孔子莊公比　如是則邾之闇若私憾射姑行欺設怒冥爲不書弒歟春秋國多爲賢者諱也秋寔濺衞圍戚耻而不書河陽召王成文美而稱狩書法如是固以存中國尊天王而亂賊知懼又何在歟襄八年及十三年公子每與吳盟皆不書戚一年公及戎盟戎實劉後非我族類非所諱而諱之何歟莊國臣子非卿不書必以地來奔則雖賤亦志如陽虎盜入于讙讙陽關而外叛傳其其事經獨無關何歟諸侯世嫡嗣業君喪既未成君不適所諱此春秋也何爲殷野之沒皆以名而惡視之殆直曰子卒而所書有不同歟君

謂之弑卿士以上通謂之殺此春秋義也威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臣當書殺而稱及與君弑同科何歟定六年書鄭滅許以許男斯歸而哀元年書許男與楚圍蔡夫許男既滅矣而重列諸侯舉兵圍國又何歟蓋春秋紀他國必憑來赴之詞而來者所言多非其實或兵敗而不以敗告或君弑而不以弑稱或秋葬而春赴或春崩而夏聞而史官之所記者已不能盡錄其實矣况古者國有史官各其列其時事觀汲塚所記皆與齊同如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

弃其師、隕石于宋、其三事並出行書記年、惟鄭弃其師、出瑣語、晉春秋是語多古史全文、故曰其文則史、孔子修春秋、不過仍史文之舊、並加以史筆、有缺文、時月有失次、孔子其敢以已意增損哉。（春秋發微）

定公十年春秋書曰公會齊侯于夾谷、繼以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左氏謂齊犁彌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相魯公、使上兵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辭、故齊服義來歸田、公羊則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田、穀梁則曰兩君相揖、齊人鼓譟欲執魯君、孔子止之、故齊歸田、至司馬遷作史記、乃曰齊

請奏四方之樂旍旄羽袚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孔子以爲夷狄之樂何爲至此景公麾去之齊有司又請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爲戲而前孔子使有司誅之景公歸而恐乃歸魯之所侵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後揚雄用其說曰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胡氏則謂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者曰來序績也自今觀之左氏云犁彌言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刦魯侯必得志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未嘗有以兵刦人景公圖霸伯魯方請成若以兵刦何以示諸侯乎借使有之左氏以爲萊人穀梁不言萊人但曰

齊人公羊又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為戲將誰信乎且左氏謂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兵出竟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及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稽之地志鄆田廩廩丘縣經書公居于鄆是也讙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乃若汶陽則齊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賂於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

之於齊。自此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是矣。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即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失之。則不得以此田爲汶陽之田明矣。左氏何得以孔子請歸者爲汶陽。而司馬遷亦謂汶陽田歸我鄆。杜預注曰三邑皆汶陽田。夫汶雖濟陽之道在魯西北。豈汶上之[illegible]盡屬齊也。若三邑果皆汶陽。則經又何不直書曰齊人來歸汶陽田也。是故胡氏襲諸說。亦以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而謂夫子自序其績。方三家僭亂之極。道有寶玉大弓之盜。遠

有叔仲固郈之變聖人果得大用於魯曾不能一振魯之頹綱乃區區自書其績以示後世乎夫子雖暫為大夫遭定公孱懦三家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矣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哉若夫論古人當論其世春秋之世何世也諸侯力爭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非獨齊魯爲然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國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逮是及齊平爲夾谷之好會齊人謂魯服已故鄆讙龜陰之侵地復歸於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

之時齊嘗取我鄆及讙（音歡）會魯勝於齊（經）則書齊歸讙及闡若以此歸田之功出自夫子則濟西之田讙鄆之歸爲誰之力乎。噫夾谷之會雖魯與齊平孔子必具左右司馬以行所謂臨事而懼有備無患于此具見之也此則不可不知（經齊人歸田）

定（[illegible]）公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公圍成說者謂孔子爲政于魯言於定公（[illegible]）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先墮郈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以費叛將墮成公斂處父以成叛此蓋左氏

侶之公羊附益之司馬遷遂從而記焉若果謂孔子用事三家信之如公羊之說則隳三都者乃三家之意也何用叔孫師師而後隳費公又何爲而自圍成乎觀是年築蛇淵囿非所宜築也大蒐於比蒲非所宜蒐也聖人不能諫而止之徒書之春秋以譏之邪十年經已兩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率師圍郈矣比年之隳郈隳費圍成其出於三子則前年之所圍郈又誰爲之謀而使之圍郈又以三家治其積甲高城淺池張大其私邑大子安能一日違健之縣名城出藏甲乎考之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弗擾

即不狃也誠如諸儒之說則三都之墮一出於孔子
然非擾以費叛而召之欲往何前後自相背馳耶此
無他諸儒以前年齊人歸田之功由于孔子故三都
之墮亦必由孔子也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於季
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側仲尼命
申何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歛處父同隳成則
曰我將[illegible]從用兄夫好謀有成孔子平日之
言也有之[illegible]皆人及公側及公圍成而終
不能下乃欲以此歸美孔子可乎哉侯犯臣叔孫者
也而以郈叛是郈非叔孫有矣公山不狃臣季氏者

也而以費叛是費非季氏有矣公斂處父臣孟氏者也而以成叛是成非孟氏有矣故前年已再圍郈非克今乃帥師墮郈以之者病其强而毀之也叔孫既墮郈公山不狃懼將及已而又叛故三子挾公以圍之耳　杜子纂

一書之中書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冠以王之一字而獨於桓公不書王穀梁以爲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胡傳曰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

法正宋督之罪也三年以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是桓公無王而歸罪於天子矣信斯言也孔子操爭削之權天子失政亦可黜也已況春秋列國如桓公者不可勝記而天子皆不能討則自平王以後王盡失政而無一可書之至矣且不書王者謂王失政亂然四時不具不足以成歲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有月無時者二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僖桓四年并秋冬月日皆不具亦將以天道不時而黜之乎不然何為不書王者有所以罪王而不書秋冬者非

所以罪天乎所以定公元年無正月穀梁謂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是又因先君并黜後君也已或又以王不頒曆故不書王而秋冬月日之不書者亦將以曆之未頒故天時亦不備也邪僖公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至于夏五郭公不惟公字差誤并五下月字亡之即此可損推矣何也或史文先闕而孔子未之改或孔子備文而後又脫脫皆不可知故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桓不書王以王不稱天為貶大事于宗廟逆祀稱其過舉而尊為其王則以小故削奪之非大子之志也以正不

嘗藥而被之以大惡之名是以微文而致重辭於人中爾之所不爲也非夫子之志也絶筆于獲麟也而曰以天道終是以瑞應稱其書也且麟之出經爲故爲瑞所謂感麟而作者近之而必曰文成麟至非聖人之志也孟氏所謂天子之事者何曰天子之事者猶云周天子之法耳當是時雖綱紀散亂典刑猶在春秋而有所刺譏天子曰非吾尊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誅也春秋而有所褒進天子曰非吾予之也是文武之法之所賞也知我者文武之法明謂我能尊周也罪我者僭亂之罪著則諸侯惡其害已也此亂賊

所爲懼也第令夫子以匹夫自爲天子天下不軌之夫羣起而議其後之不暇而又誰能懼之春秋經論

左氏曰夏尹氏卒稱子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尹氏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也穀梁大意與公羊同一以爲婦人一以爲男子左氏則并經文之字而改之矣君非姓也曾有爲君之族即可以尹爲氏乎若以爲小君之族則有經書小君者曷不書小君而以子改母之氏乎且夫人書薨未有書卒者惟姒氏孟子書卒蓋姒氏哀公妾母而卒之者定公薨哀未君也孟子乃昭公娶于

哭爲同姓有別嫌之義故不敢以小君之禮葬之耳隱公何爲卒葬子哉或不稱氏如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宣元年遂以婦姜至自齊莊元年夫人遜于齊僖元年夫人之喪至自齊雖不氏各有其義隱何爲欲明自家之嫌似使所卒有氏而反無氏至以君爲姓也若曰卒子本衆妾媵之倫不當書諸冊史官以吾君之冊不可不書又不可以夫人之禮書乃不得已變其文法曰君氏卒斯得法矣況可以爲孔子特筆邪公穀謂尹氏爲周世卿家父作詩以譏之胡文定引爲証且尹氏卒于隱三年桓八年天王使家父

來聘安知此尹氏非即家父之所刺者昭二十三年秋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茲非尹氏不書名之證乎書尹氏卒

各傳謂經書公伐齊納子糾齊人取子糾殺之乃云所納應立雖未在位稱子蓋糾母魯女白母衛女則糾貴爲當立也後人不過以才論則小白賢以黨論則小白以國高爲內主以事論則子糾見殺而小白成一匡之功殊不知糾貴之應立也糾稱子貴與嗣君未踰年稱子同一例書納者納所當納也書殺者殺所不當殺也例觀忽與突皆鄭莊子也二子爭立

經書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若無貶辭，又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則世子當立，何待他辭而後明乎？申生、奚齊、卓子皆晉獻子也，經書殺其世子申生，又書李克殺其君之子奚齊，何歟？奚齊以庶奪嫡嗣，未踰年見弒，而曰君之子者，明國人不以爲嗣，獨獻公意欲立之耳。是君獨以爲子者，謂之子以其實外之。然昭二十二年夏，書單子、劉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一月，王子猛卒。夫嗣君必踰年而後稱王，禮也；猛之未幾稱之曰王，王不稱名，禮也；復名之曰猛。既以尊居王位而卒，乃稱子，何哉？

益猛爲次嫡兄終弟及實爲王也然未成君故不得不從夫未踰年稱子之例可見未踰年而稱王者權天下之大變者道也王稱名者卒稱子者正天下之大綱子道也如此而發明子字意義猶可說也但猛與朝雖均爲王之子也猛嫡朝庶家不同稱既書王子猛又書尹氏立王子朝若曰王子朝非尹氏所當擅立者則書法又重在立字而子非所重矣所以論春秋者不可就一字爲定論竊取之義豈若法家串招之謂哉書稱子條

吳子使札來聘左氏謂其出聘通嗣君也公羊則云

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者也穀梁則云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背于辭也胡氏獨謂札有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然既云因其來聘而貶之則貶在史官矣未聘在二十餘年之前辭國在二十餘年之後而史預貶之有是理乎又謂仲尼于季子望之深責之備故不以讓國爲賢而以因讓生亂致貶是據其終生行實以爲當年書法刻亦甚矣然則予之者當乎彼杜預謂通嗣君者通餘祭嗣也蓋二十五年遇爲巢

生所弒餘祭始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然歟當從而考之經書閽弒吳子使札來聘如此則札之來也孰使之也豈夷末新即位當先君未葬嗣君即命臣往聘鄰國而謂其使賢亦賢歟人臣于君殁之月出使請觀周樂謂之身賢賢歟必不然矣有謂書弒與使中間書士鞅來聘杞子來盟二條均在五月之下可知札去後吳始告喪故追書閽弒于札聘之上耳是札以五月適六月至也此其使之者餘祭也札使在餘祭未死之前故至魯皆以吉禮行而歷觀周樂由其未聞喪耳果如此則傳稱通嗣君者非矣且傳謂

季札過觀周樂由此聘齊歷鄭適衛如晉宿戚聞鐘譏刺孫文子是譏人聽樂而君尚在殯乃自請觀樂曾謂札之賢而容有是事歟（季札來聘）

二百四十餘年亂臣賊子交臂接踵靡國不有雖齊桓晉文不能以此仗義執言惟楚莊伐陳執夏徵舒聲其罪而戮之終春秋僅見此舉諸傳或以為楚子師師而稱人爵貶之也不與外討也或以為楚子伐陳而書入是不以夷狄為中國也雖實與而文不與也文定則云先書殺而後書入者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亦嚴矣哉說者謂楚莊果有討賊之心則當

執徵舒于辰陵之盟不必興兵以入陳俘歸生于四年之代不必降鄭于肉袒此皆以王道律之也然而彼善于此以是年齊晉魯之會伐反在還之下風而莊王殺夏徵舒亦何必求備以反掩其討亂賊之大義楚子入陳

右闕書編

漢光武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費直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范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

遂與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退而上書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
愍學微缺勞心經藝存志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
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
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
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
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
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
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
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

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京二家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輙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纂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樂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己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

者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

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范尹琢

八編類纂卷之六

稗編

六經類

禮

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官。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鄭樵三禮總辨

陸德明曰、此記二禮之遺缺。故名禮記。如介僎賓主、儀禮特言其名、禮記兼述其事、意今之禮記、特

儀禮之傳耳、傳以傳寫爲文、或親承聖言、或師儒相傳、謂之注者、不敢傳授、特註巳意而已、夫子沒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況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傳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乃無一書出于秦漢、猶且曰、今爲周禮、王制爲商況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又烏能使

[illegible]心服

之無乖異也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購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大爲南岳以大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遠而不敢辨禮學之訛以此鄭氏註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而槩謂之先王之制至令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

均督宗何以使後世無疑哉。鄭樵三禮同異辨

是書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故周禮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者此也周官序云成王黜商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周公攝政踐淮夷奄已與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當是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是周官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衆以書序言作周官為周禮則失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公制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殊不知成王作周官既成書然後作誥命

之辭以戒臣下二鄭之誤皆因不見古文尚書後來求其說而不得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何休云或謂漢儒附會之說乃劉歆作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爲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未經行也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五百里藩服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

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加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五百里之說、周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爲圖以實之、皆考古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服承衛六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狩及于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鎮服、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鎮、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藩服明矣。如此不特見二　幾當

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今制而爲圖、則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銍秸粟米之地也、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甸服、即禹諸侯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九州之外地、

此係周禮第一疑難、考之禹貢分毫皆合、［鄭樵］周禮辨

周禮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名、何也、蓋來以春、則日朝、來以夏、則日宗、來以秋、則日覲、冬亦然、猶漢法

春曰朝、秋曰請、吳王春不朝、使人爲秋請之禮是也、

鄭樵六服朝禮

按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僑、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爲斥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并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者、舉民賦實數言之也、謂山川林藪不可以食、其說若善而未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周禮以來、說者紛紛不一、列甫州開方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孟子曰天子

之畿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以經橫之數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職方曰凡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方之說則當如司徒所記周惟有一公餘不嘗封蓋假設言之以是爲建國之率耳非定數也苟如先儒之說盡九州之地以封五等諸侯則漢之七國唐之藩鎭之禍作於周久矣大抵周禮所言五等諸侯但言其

班爵耳、若大分土實無過三等、鄭樵[illegible]
凡言周家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後已變
之矣、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也、蓋疑
之之辭耳、至滕文公問井地、孟子對以圭田餘夫公
田之說、謂今可行也、非實謂周有公田也、夫圭田商
制也、周則土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
百畝矣、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復
[illegible]之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思古、故引
公田以諷上章、雖有曾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
[illegible]傳稱穀出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

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然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宋民頑吏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制其賦稅而已此所以用徹法。鄭樵貢助徹法周禮載師之職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康成註匠人亦引此謂田稅輕近重遠之失周公制法不當於十一之外又有二十而稅三二十而稅五者今按載師文曰凡任地

謂之地則非田矣又曰園廛謂之園廛則亦非田矣又曰漆林則漆林又非田之所植矣豈得謂之田稅使周公之制田稅果有十二之法何惟魯宣之稅畝哀公用田賦之過哉 鄭樵田稅辨

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太多歟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不幾太少歟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註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制註匠人則曰此畿內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

遂及公邑尋考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制田不用井畫惟以夫地爲溝洫法采地制田則以田畫而爲井田法是以遂人匠人制田之法分而爲二矣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箇溝橫通一洫直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爲一成中有九洫直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謂九萬夫之地合而言

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四方言之故止一同耳鄭樵溝洫辨

漢既除挾書之律武帝時六典始出帝不以爲善作十論七難以排之藏於秘府不立於學官其書雖存而孝武帝之志欲馳騖於規矩準繩之外雖四代之禮且以爲樸學而弗好其於周禮何有立論排之宜

分畫九州堯之制也至舜則析爲十有二州分命以堯之制也至夏則羲和合爲一官法不可變亦

不可泥古、此周公之意也、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故東西相距而爲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於五千、且粱州之地、職方所無、周公豈不能復先王之故土而治之。然而不在封域之内者。務廣德。不務廣地。可知矣。周之洛邑、雖曰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而南北狹、不可以規方千里、然濕在今之河北、洛陽在今之河東、皆畿内地。不以河爲限也、若曰洛在河南、不能規方千里、則商人之都在河北涯、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千里王畿之非實者、亦考之不詳之

故也內而鄉遂外而縣都其法一也然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所以定公卿之采地也鄭康成不察內之成同外之邑都皆自一井積之見其廣狹不同而以爲井田異制又爲之說曰一甸之地旁加一里以爲成一都之地旁加十里而爲同此康成之誤唐虞之世天下號爲萬國至周之初[illegible]內千八百國周公於是欲分而爲五等自公以下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以大比小以小事大

庶幾可以小大相維然必建邦國之時方定其地初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從而更張之也定鼎郟鄏謂之建國以為民極然成康未嘗都洛幽王之敗周始東徙此所謂定其制而未行者三等之國分為五等法雖立而未行亦此意也五刑之罪二千五百穆王變為祥刑凡三千條穆王去成王未遠也然不用周公之法呂刑一書夫子蓋有取焉若曰徙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以封為徙此又考之不詳之過也周禮猶有可疑者先儒蓋未之疑也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爲宓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王搢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袞冕大裘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徒行車後乃亦衣龍袞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大宰六宮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宮官妾然[illegible]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

有世婦且曰每宮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爲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爲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何其數之多耶 王炎周禮考

古大臣非不知論道經邦之任職重而業鉅要不必親冗有司之細務而設官分職之際必權利害而擇本末不爲一職一事苟有關於國家之理亂而係於人主之心術者則翕然皆在於掌握之中使之比附聯絡受制於己非厚集權勢以自尊也體統之所在大臣不以爲嫌而人主不以爲專也每讀天官治典而

轉觀六十官之職事未嘗不深歎古人智慮之深長而治道之有本也蓋三公之尊下綴冢宰之職冢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萬務無所不統而王朝之上內外朝廷之臣關節脉理猶爲相應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奉供之近習玉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嬖寵凡其布列於王宮之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聚而盡屬之冢宰焉悲夫後世之人不識此道也奪大臣之權而授之羣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官出內廷之士大夫而置之外廷儒者又從而助之曰天子大臣當不屑於細務則又從而

削奪之使之擁虛名于百官之上而爲大臣者亦斂手清談而不事事矣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夫之職遂去爲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爲光祿衛尉之任光祿勲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關內侯騎都尉之爵至及於烹庖樂工醫師之職至鳴玉而曳組門下太僕之司至

秘殿中省爲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誣詛之風開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宦官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醢非褻物也掃洒縫紩非賤職也而帷帟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厥紹而横流至是是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由則始於陳平之自棄其權而武帝習見其事而遂委其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而不可復合矣方文帝以刑獄問陳平而願以爲得

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於此矣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欲治可得乎而顧曰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託此以爲宰相職業是亦淸談不事事之異名耳自是以後郡國上計得自進於天子天下大柄盡歸尚書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視丞相爲外朝而內朝之事宰相不得聞矣九卿更進用事事不決於丞相

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聞矣吏九百石以上調於尚書而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聞矣文墨小技之事一言之合意立取榮寵爲天子私人氣燄方張言聽計從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摧折入則橫叢於內出則爭行於外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橫至此此豈復有紀綱名分也哉其後丙吉相宣帝於中興之日而御史大夫不得亢禮似稍知重大臣之權矣而尚書決事諸將軍猶領之而中書宦者遂乘間而用事至於宦之一罷自宰相而下悉關其中而尚書中書始表

內外

官制曰冢宰之職、自漢以來分裂四出、不可收拾、蓋宰夫之職、分而為尚書中書、後來收拾不得、遂為尚書中書省、按太僕傳令於宮大官大臣夕親近於天子、嗣於冢宰所以外領章奏內宣物請此即是漢尚書職事也、然兩漢尚書皆為少府、何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文書、故號曰尚書、漢因之、緣漢時宰相御史大夫在外、不可在內庭、遂亦置尚書居中、主公卿四方章奏、白武帝游宴內庭不出、遂罷尚書官、而用宦者主中書、為中書謁者令、以平尚書事、天下事盡歸中書、至武帝之末、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專尚書權、擅垂之帝魏相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當是時尚書之權復歸中書、自是以後、雖常置領尚書事之官、而中書實統其權、成帝罷中書宦者、復置尚書之官、尚書之權至於此而復重矣、東漢之世、遂省中書令官、而尚書之官則如西漢之舊、而稍廣其曹、每曹六人、主作文書起草、凡眾務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此外人有錄尚書事、遂以為常法、宰夫之職、在西漢則分為尚書中書、遂

相輕重。在東漢則有尚書，無中書，自此以降，魏則始置中書省，宋則始制尚書省。然魏晉則中書爲重，尚書爲輕。宋齊則尚書中書輕重頗均，梁陳則舉國政業盡入中書，尚書總命而已。隋至唐兩省並立，輕重相倫，遂爲宰相供職之所。

人手第一項宮出其分

宮正宮伯之職，分而爲光祿勳衛尉，後來收拾不得，遂成門下省。按宮正宮伯在漢則爲光祿勳衛尉，光祿勳掌郎衛，即宮伯之職也。衛尉掌兵衛，即宮正之職也。然其衛，但謂姦之於外，吏者以充宿衛[illegible]於[illegible]衛之宮，在[illegible]置以下，無非卿大夫貴游之[illegible]此皆人士之所教[illegible]得以漸轉者，且如西漢[illegible]所載加宮不曾有員數，亦不曾各設爲官可[illegible]是在宮中郎將至羽[illegible]人衛之人，所以職爲若奉[illegible]人在裏面，謀議所以[illegible]而向來所加一項官，又[illegible]階皆以來，侍中給事[illegible]門下省，予在大卿之數[illegible]人予所親，所以權重至

此是太宰第二項官出去矣。自膳夫至腊人凡鳥獸魚鱉烹飪之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醯醢幂幄之事，分入少府，自醫師至獸醫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太府而下至掌皮內一項，則分入少府，外一項，則分入大司農。按少府一項官，自秦有之，當時何故置此官，正緣當時冢宰制國用，及是人主飲膳衣服宮中合用等物，既隔由於太府，而冢宰又皆得以節之，人主不得自由，故漆藪山澤陂池之入，門借人主私錢，令置少府。東漢光武時，將少府禁錢改屬司農，例故不行，祿少府許多官司合有內庭支用處，只就之大司農，大司農不能盡應其求，所以祖宗之常制，天子無私財，於是開添都貢將發殿自在省長慶位者掌之，章和以後，官者稍廣，齊梁以來，少府官遂改屬門下省，隋時又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爲殿內省，一項既在內庭，外庭更無緣得知。自內竿至司服以下，此是太宰第三項官出去矣。

凡宮中使令之人、分入太長秋、只冢宰一官、自今派爲夯矣、按西漢百官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寮丞率更家令等、漢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官、并屬大長秋、大長秋、皇后卿也、本名將行、景帝更爲大長秋、或用士人、或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中宮物則微、到得本朝、則自膳夫庖人而下、盡收入御前供奉、宮內醫師食醫而下、盡收入御藥院、自宮人掌舍而下、盡收入修內司、自玉府內府而下、盡收入內藏庫、夫攝先王所以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稍稍出在外、至天子服食之掌於外朝者稍稍在內、以歷代通典攷之、大略可見矣、以統冢宰一官、後世分而爲六、[illegible]之宮職、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

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大宰也。御史大夫猶
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
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秋屬少府、少府中丞
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高帝
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
后之世審食其爲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
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
或時不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
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宦雖寵。丞相猶得以檄
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爲之。自

武帝晚年宴游内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與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内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疎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内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爲大司馬而領尚書事乃若内外合爲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内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習已之

府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令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朝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爲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言其過壯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復合爲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

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
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兩漢遂趨於亡光武
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
為閑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委任之以為臺閣之長
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
疏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
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薰
腐之餘矣。威靈之柄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
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疏隔於
中御史纖悉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

[illegible]移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爲尚書中書之任

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爲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爲殿中省爲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發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闥閫命寄之刑人或

享專土之封夫誰得而制之［鄭伯謙］內外論

沿革傳曰夷攷歷代納言之職秦漢散爲尚書魏晉爲中書門下以侵奪宰相之權者也由人主疏遠輔臣退與左右親信議政號曰內相故有天子私人其始亦內史之職而其後遂建爲三省宰相之官名實俱紊矣王疑冢宰則內史重疑內史則宦官重自古宦官禍天下皆先竊宰夫之權得居中承受章奏而後傾宰相之權又竊內史之柄典國樞機以至廢置天子在其掌握可不謹哉［王應電］宰夫

牧伯皆有分地則其地大有以服民公卿各有采地

則其利入有以得民長與吏雖有祿而無地然既食其祿則民亦有以尊其貴既專其政則民亦有以悦其治是以牧長主吏先王各使之繫其民而聽其兩不可繼也不聽其兩則其勢將至於渙散聽其兩而從其得民他日有懷詐怵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出於其間先王於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間是九者相與為兩而後邦國之民有所搆合有所耦合而後有相訓相保相共相利相安之道鄭伯謙太宰九兩繫民

其始也以九穀為士而其終則皆以九職之物充賦

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爲斂法熟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之說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其公田十一之稅周禮特言之豈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類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爲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周衰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兵車則於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

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旣不致貢於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雜紛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鄭伯謙論併賦出于私田

大權則共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至於違式法而過共鄭伯謙太宰斂財用

儒者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泉穀之出入而不會計不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耳若會計則同出於司會而已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蕭何爲相國而以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命名[illegible]與相國並立其事權爲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illegible]手其餉攷爲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遷計相也止於一月其[illegible]計相而爲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illegible]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illegible]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

以主鹽鐵貨幣又以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職猥以尚書而兼之錢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有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知不問豈有計相能役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可知也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其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

掌音樂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宦人以領之矣以至於唐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攷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爲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攷之於勢爲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爲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

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蘇轍論理財重會計之任上

中尉殿卒動數萬人。王溫舒 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康衡 關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 少府陂澤多爲貴戚所擅。石顯 版籍甚不明。而口筭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逃遊稅武關以給守兵。遠用車所以給過使。王武 杜 牧 公車索米於長安。東方朔 掖庭出私錢以 永不治 吉 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楊惲 剃務甚不 廩祿所給甚無定所也。會稽計籍三年不上。嚴助 吏假貸殖多不入。劉寬 求郡官錢放散至千餘

[illegible]烈蔚 乘傳而行郡國徵賦至六百萬 賈誼 諫垓
甚不嚴而州縣所供甚肉務而無定期也乘輿賜蜀
賑給大農食貨大農錢盡續以少府 賈誼 平陵工作
取諸水衡 貢禹 私用經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
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額雜賦羨租之積尤為泛
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 江充 無名之錢儲於
郡內 張安世 卒吏之錢寄於州郡 東海 廩犧之錢寄
於馮翊 韓延壽 軍市之租委於邊吏 馮唐 則其渙散
尚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存不聞有
奉公廉平者羅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 趙充

圖僦民牛車而增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僦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則其轉移侵耗尚有未易悉數者矣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人臣肆其欺而民獨被其害以至於若此周家會計之法所以為盡善者蓋不獨效其國之財亦將以併考天下之財也以司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知其有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械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則夫家有多而有寡牧野畜產有蕃而有耗無

不考之知山林川澤之數則山林之材木有盡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鱉有盛而有衰無不改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蓄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為一體而為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鄭伯謙會計論予

西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為宮禁之親兵以衛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於中尉之兵所謂南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之外者言之及武帝增置

八校之兵以中壘益北軍以長水池陽胡騎益南軍蓋北軍不出長安之外南軍不散在三輔之中八校則包南北軍在其中矣是故周勃安劉氏乃北軍制南軍之效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與太子戰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宋朝有閤門司皇城司又有殿前司皇城司有親從官數千人又內內侍省都知與副都知同主判之殿前司有馬步兩殿前太尉獨統攝之是欲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獨宿直諸班禁衛則初無所統攝殿前司雖統攝諸班禁衛而皇城之事亦恝然不相關

是漢以南軍北軍相制而宋朝以皇城司殿前司相維持大抵皆祖周人之遺意而其所爲不同者漢南北軍雖隸於三公而掌於太尉然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國朝則皆統於樞府周則皆統於冢宰此所以遠過於漢也漢猶古也不惟南北軍隸於三公而衛尉光祿勳皆屬於丞相御史光祿勳歲以四行考第郎從官凡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修者爲之故當時諸呂之亂滕公除宮左右執戟不肯去代王入未央宮謁者執戟衛端門不得入其效亦略可觀矣自武帝使世家富人犯

令而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於是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之屬反隸於光祿勳以為天子私人而兵衛於是始變自宣帝又發羽林孤兒佽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矣京師止置北軍而八校之兵併為五營南軍不復有焉中尉不掌京輔士卒城門不置屯兵郡國罷材官車騎之員而衛尉不關更戍之士於是北軍分為宦官所親竇武誅宦官雖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未幾即散降王甫外既不足以制內而內之所存者又未嘗教之使知義焉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

之役與宦衛直閤帶刀變生肘腋唐與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堠凡翊衛及外府佽飛番上者皆屬焉而文武於是判然兩途德宗之世權移近習宦官握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然後知有宮正宮伯矣不可以無虎賁有虎賁矣不可無司隸有宮正宮伯與夫虎賁司隸之屬矣又不可無太宰以兼統之（鄭伯謙衛術）

前漢置大長秋以掌后宮者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勅許后減省用度許后上書辨論且恐宦吏頗詔書繩之猶有冊家氣象後漢遂改以宦官然

宮中財用尚付之有司元和以後盡用宦者總領自此不領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王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之手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集說內治

后之六宮宮有六嬪乃其正職三夫人者亦不必備益或以嬪婦而攝夫人之位或以夫人而行六宮之事所謂十二女者長者先行幼者待年于國未必一時皆備而六宮之官不過以先王嬪婦以下禮者掌其職豈必王之所娶且君子不苟于色其嬪婦女御有德者充之無則缺焉豈拘拘于二十七與八十一之

嚴哉又有外命婦者蓋宮禁深嚴凡事未易通達故每宮以卿之內子二人大夫之命婦四人士之妻八人詔相其禮事大夫言下士言中蓋錯舉之也女府掌每宮文書器物女史掌每宮書寫奚以給使令之役皆擇民間女之賢能者夫唯周禮設世婦之官則臣民婦女之賢者得以效用于后之左右而后宮之禮法得以為式于臣庶之家所以上下交而為內治之法于天下也舊說以為奄卿夫自古及今豈有奄而為卿者若果然當如內小臣之例以奄字貫于上士之上亦當云奄卿二人矣又引漢法大長秋等亦

用士者皆有士人在上而府史皆用女乎或疑卿大夫士庶之妻至于王之北宮于理得無妨乎曰后夫人進御但至王之寢不至后宮猶后之不至王朝故外命婦等得至后之六宮無嫌也〈王應電內外論〉

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世世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在上之人所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用工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

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上地家七八之類是也］貨財則盈而斂

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

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蓋壤

上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

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

或庶幾稍涉繁務則不勝其賣亂矣常平者糶糴之

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糶糴之法以錢與粟兩相

交易似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

賒貸之法捐錢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

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繁擾然糶糴之說始於

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公經制，顧不爲其簡易者，而欲爲其繁擾者乎，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見其有熙豐之弊，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挈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以上論泉府賒貸）

自漢以來，尚以國子之官，爲太常之屬，猶存典樂教胄之意，至隋開皇十三年，罷隸太常，別爲國子寺，後

改曰學又曰館曰監不相統攝矣司徒掌教而以戶部擬之太常國子之官俱不知樂司徒亦不知教古人設官初意盡廢矣司徒之失其職由周禮談之此俞壽翁所以作復古編也司徒之職宜當首言五典而其册多司空百工之事僅三物五禮六樂數條可爲司徒本文爾自宇文周立周禮六官隋唐因之令吏部禮部兵刑工之目實始於隋以吏戶禮爲左司兵刑工爲右司則自唐神龍元年始也後人因考工記補司空遂以工部擬之因司徒詳於土地遂以戶部擬之自六典多錯簡與觀其全書隋唐變官制愈

失其本職、教民教國子之官、豈復虞周之舊、王制出於漢儒、不足深信、司徒樂正之教、則虞書周禮可證、

王應電司徒教民樂正教國子

太子于于王在國曰居守、在軍曰撫軍、故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于太子、蓋天子將其父兄而太子將其子弟、所以無意外之虞也、惟所用之、唯太子之命是從、不得辭劇就易、避勞趨逸、以方命撓法也、若有兵甲之事、謂欲用之以戰也、授以車甲、使之陳力就列、合于卒伍、使之相保、屬其有司、使有統率、以軍法治之、然後無不用命者、是從容于兒弁之流、以從事于干

豈者、無不可以披堅執銳、而折衝禦侮、如詩稱侯之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是矣、司馬弗正凡兵皆司馬所統、唯此則不與也。國正弗及太子、毋事毋得專行、唯此則國有司不得以常法繩之也。或疑太子為將有功不加賞、無功則得罪、從此始為萬世之大戒也。周公豈慮不及此哉、是不然、左傳所言謂君受讒而有疑貳于太子、故使之為將以中傷之、所以不可、此則專以太子監國言耳、一則天子在外、居守之事、莫大于此、非太子其誰尸之、一則古之稱君德者曰文武曰聖武、太子者天地民物之本、豈徒仁柔之為

尚使之習于武畧無幾隙變故而無悖法此與天官職大事王親戒于百官同義一則司馬于兵無所不統而太子將其子弟亦防微之意是設天文氏宿垂東宮之位而其下有騎官騎陣將等星天象昭昭如此豈可以是而疑聖經哉王應電司馬九疇

奉其明水火詳見司烜氏夫火屬夏故行火之政令夏官司爟掌之水屬冬故治水之政令冬官掌之而秋官又設司烜一職掌共明水火大司寇主奉之何也蓋五行之德土氣沖濁而不明木氣溫昏而不清外影其光發越而散水內影其光斂匿而暗唯大

金之爲德於行爲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日至此而燥烈月至此則皎潔萬物之在宇内者爽者爽革者革屏不濯然鮮潔此秋之爲用也故水火各司其局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務必司寇臨之而後嚴肅清明秋官之專職也故大祭祀之明火明水先王所以自致其潔齊精明之至者必奉于大司寇而特設司烜一職以掌之（王應電 司烜氏）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

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爲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覂(方用切)駕之馬設轡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懷於嗜欲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奉在冠冕飾于軒初玉帛朝于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

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綱紀萬事。琱琢六情。譬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孔穎達禮記正義序）

陳氏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爲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爲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諸儒儀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通考］禮記

胡先生寅曰禮記出于孔子弟子。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其次則經解儒行之類。仍博集各儒撰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典。以類相從。然後可為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也。不可附之禮篇。至于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格言甚多。當為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如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疑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之下。緣唐王巖於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時。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益遠。不可改易。今世之月令。監本皆用鄭注。監本月令乃唐明皇刪

定、李林甫所註、
苟如是則周公謚當何稱、葬用何禮、必王而後可也、
廟謚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或疑其非成
王時是矣、然謂之平王賜惠公、亦豈然哉、以晉文之
覇、襄王籍其功、而反正其請隧、則曰王章也、未有代
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惠公於周平亦何有
哉、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
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以魯爲合用盛
禮也、不知魯人安於僭擅、非禮猥稱其君之功德、惟
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以頌僖公乎、春秋書公

子遂如楚乞師。則僖公之畏楚甚矣。而頌乃謂荆楚是懲。春秋書公會齊侯等于淮。以見魯僖公服楚之役。而頌乃謂淮夷卒獲。以叔段之凶惡不衆。而詩人稱其洵美且仁。文姜之淫恣逆亂。而詩人稱其悳音不忘。其可信乎。故史克之頌魯。亦如曲沃人徒知有欒盈。而不知有晉。趙人徒知有張敖。而不知有漢。懷其私恩而忘其大義也。魯之不朝不貢。無請於周久矣。而謂史克請如周而作頌。可知序詩者之妄也。故於序則以祀后帝后稷爲盛。於春秋則以行郊禘爲非。聖人刪詩存魯頌而不削者。亦如存叔段文姜之

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天子固服諸侯矣何待一
之中若其不中則不能服之可乎天子建諸侯必有
大功德使之世嗣今乃謂諸侯中之則得爲諸侯愈
無理也豈有無他功德但大射一中便得列上乎鄭氏
之陋說蓋出於射義曰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
得爲諸侯此言固非矣然其意蓋謂古者諸侯貢士
於天子天子使射中者得與於祭則君有慶而益地
不中不與於祭則君有責而削地得爲諸侯者以有
慶也不得爲諸侯者以有責也鄭氏因其說直云諸
侯以下射中則得爲諸侯尤不可也昔晉侯齊侯相

與投壺晉人謂寡君中此則爲諸侯師齊人謂寡君中此則與君代興皆中之識者謂晉人失辭晉國爲諸侯師矣何待中壺爲勝則何以爲齊人背晉于[illegible]
壺之語有以啓之爾大射之[illegible]